

狐嫁女

神心攘攘飾

甥居也與人間

婚嫁如一蘇笙歌

而行燭夜深

度爵笑尚書

聊齋

著者◎林植峰

《 》
艺术的魅力

聊齋

不愧人間公子名

為謀家宜大多情

松娘顏色嬌媚德

只合青天誓死生

7.41

學林出版社

《聊斋》艺术的魅力

著者◎林植峰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设计:桑吉芳

《聊斋》艺术的魅力

林植峰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60,000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616-110-4/I·43

定价 9.00 元

序

收到林植峰同志的这部书稿后，他多次来信来电，要求我为之作序。我一再请他找权威来写，他不依不饶。没办法，我只好答应作为责任编辑，写一点感想，权当作“序”吧。

我由于从小喜欢《聊斋志异》，所以，比较早就知道了林植峰的大名。一九八五年九月，在全国第二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有幸见面，才知道，他原来还是我的老乡。因此，大家就显得更为亲热，交谈之下，也才进一步得知，他还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身份，造成了他的《聊斋》研究的显著个人特色，那就是：他几乎总是环绕着儿童这一主题来展开他的《聊斋》研究的。从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他特别关注的多是《聊斋》中儿童题材的作品，深刻分析的多是《聊斋》中成功的儿童形象，津津乐道的多是《聊斋》中有关儿童喜爱的艺术表现形式，甚至谈到《聊斋》的教育意义时，谈得最多的也是对孩子的教育与影响。正因为他有着一颗热爱儿童、熟悉儿童的心，所以，他对《聊斋》的许多篇章，能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发人之所未发，挖掘出新意来。譬如《橘树》、《黑兽》、《郭安》、《鸿》、《象》、《赵城虎》、《禽侠》、《龙》、《义犬》等《聊斋》中的小品，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一

HA606/15

笔带过，有的甚至被冠以“因果报应”等恶谥，但林植峰同志却将它们作为美丽动人的童话来对待，把别人认为是因果报应的迷信成分的内容，合理地解释为人与物之间存在的一种感情交流，使这些作品的地位和命运一下子得到升华。对于《聊斋》中一些人所熟知的篇章如《娇娜》、《香玉》、《侠女》、《小谢》、《巧娘》、《细柳》等，他也能站在儿童文学作者的角度，提出不少发人深思的新鲜见解。另外，他还把《聊斋》的一些优秀童话、寓言同安徒生、克雷洛夫的作品作比较性的研究，发现它们之间有不少“英雄所见略同”的地方，从而毫无愧色地肯定了蒲松龄的世界级大师的地位。

《聊斋》诞生数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但真正对它作认真研究的并不多，而从艺术的角度，尤其是从儿童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研究的著作就更少些。近年来，有关论著逐渐多了起来，但以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作家身份投入《聊斋》研究的，除了山东的马瑞芳，大概就是林植峰了。他们有创作经验，所以研究起《聊斋》来，往往能得其神韵；而文字的表达，也较少学院气，更让人爱看和耐看。我作为本书的最早的读者，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并感到由衷的高兴。

今年是蒲松龄逝世的二百八十周年，林植峰同志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份很有纪念意义的珍贵礼物。相信它不仅会受到《聊斋》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欢迎，也一定会受到儿童文学创作者及爱好者的喜爱。

雷群明

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

目 录

序.....	雷群明	1
可爱的狐精形象.....		1
感人的儿童形象		10
复杂的官吏形象		24
生动的骗子群像		36
寄托真情的木石		48
似幻疑真的物性		60
引人入胜的童话		69
富于哲理的寓言		80
难忘的女性眼神		95
细腻的心理刻画.....		107
畸形人的心灵美.....		119
绚丽多采的梦境.....		129
妙笔巧运自生“香”.....		139
写花写海比安氏.....		148

独到的教育思想.....	160
复杂的家庭矛盾.....	171
孝与不孝的子孙.....	184
真挚的男女友情.....	196
动物身上的美德.....	207
后记.....	216

可爱的狐精形象

《聊斋志异》是以写狐鬼幽冥著称的。据说，初稿写成之后，定名为《鬼狐传》，但这么一来，当蒲松龄到考院参加考试时，狐鬼都围在他身边，怎么赶也赶不开；没办法，作者回家之后，只得改书名为《志异》。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不过，从这里不难看出狐鬼和作者结下的不解之缘，以及写狐鬼的篇幅在《聊斋》中所占的比重是如何之大。

文艺作品中写狐鬼花妖并不始于《聊斋》，远在六朝的志怪和唐宋传奇，都有好些传世之佳作，记下了不少神秘离奇的幻想和现实相结合的故事。到蒲松龄写《聊斋》，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可以说是集花妖狐魅幽冥之大成，而成为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

作者到底是怎样说狐道鬼的呢？鬼，基本上是死去后被神化了的人。《聊斋》以大量篇幅写了各种各样的鬼，这里不打算探讨，只想着重谈谈《聊斋》是如何写狐的。

狐，本是动物中的一种，属犬科。《聊斋》中形形色色的狐精，除了有人性，也有狐性，即动物的物性。这些说狐的幻想故事，读者都知道其假，但又信其真，把人带入一种扑朔迷离的幻境，一个神话、童话的艺术天地，真是“各具局面，

排场不一，意境翻新”，“层见叠出，各极变化”。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使读者在拟人化或神化的描述中，受到感染和教益。

《聊斋》有多少篇写狐呢？据笔者统计，在目前最完备的《聊斋志异》十二卷的四百九十一篇中，写了狐精的有七十五篇。蒲松龄笔下的狐精“各极变化”，就其性格特征而言，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梁上君子型；正人君子型；坚贞妇女型。

第一、梁上君子型

凡属此类型的狐狸，在作品中大多以狐的本来面目出现，而且是人们的冤家对头。《捉狐》写一个老头抓住了一只“物大如猫，黄毛而碧嘴”的坏狐狸，想用刀把它杀掉，只因稍一疏忽，才让它溜跑了。《捉狐》中狐精的出现，反衬了人的勇敢，也表现了狐狸的狡绘灵巧及其超自然的本事。《狐入瓶》叙述的是一个农村妇女收拾狐精的故事。狐狸每当农妇的丈夫到门外，便钻进一只瓶里躲藏，“妇窥之熟，暗计而不言”。有一次，等狐精一钻入，立即塞紧瓶口，丢进热水锅里，加大火猛煮。最后使狐“毛一堆，血数点而已”。……

本来，在科学不发达、封建迷信统治人们头脑的时代，狐狸精并不是简单的东西，有的甚至把狐狸精当神仙、祖宗供起来。“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朝野金载》），可见其地位被抬到了何等吓人的地步。但偏偏有人不怕狐精鬼怪，表现了凛然正气。这种不畏鬼狐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

蒲松龄在写狐精时，特别注意描绘狐的习性。生物界的狐狸住树洞或土穴，夜晚觅食，有时钻进农舍偷鸡叼鸭，尾基部有小孔排出恶臭（狐骚），行动灵巧，生性狡黠。你看《小髻》所记述的狐精，在偷东西被人发觉后逃跑时，掉下一个胡桃壳大小的小

髻，闻一闻，“骚臭不可言”。偷，骚臭，不正是狐狸的特点吗？这些狐精和社会上的人打交道，除展示它们小偷般的人性，也衬托了不同人物的典型性格。这里，我们不妨拿《金陵乙》和《姬生》略加分析。

金陵卖酒的某乙，酒里放药物，谁饮几盏便烂醉，因而巨富。一天，有一只狐精偷喝酒醉倒在酒缸边，被某乙缚住。某乙得知是这个狐精迷住了巷里孙家的媳妇，定要狐精带他去玩弄那个漂亮的妇女。狐精送给某乙一件隐身衣。他们到孙家大门，见巨符如龙，狐精顿时逃之夭夭；某乙则色胆包天，穿着隐身衣往前挤，在法师作法寻狐时，他倒地变成了狐狸，身上披着人的衣服，跑回家门口，靠他妻子哀告才没有当场送命。某乙致富不仁，和狐沆瀣一气，比狐更贪婪愚笨；狐精则比某乙滑头机警。某乙成了狐精的替死鬼，在贼狐的映衬下，某乙卑劣的内心世界被暴露无遗。写他由人变成狐，这种奇特的想象，是富于讽喻意味的。

《姬生》中的狐，没有正面描写，但性格鲜明突出。书呆子气十足的姬生，见狐精老偷东西，便摆好钱财，备足酒菜招待。他相信，“彼能幻变，必有人心”，打算在物质上满足狐的要求，把它拉入正道。结果如何呢？有天晚上他回到房里，见桌上有一壶酒，一盘鸡肉，还有过去被偷走的钱。下面的文字甚为精采，不妨抄引一段：

生……知狐之报。嗅酒而香，酌之色碧绿，饮之甚醇。壶尽半酣，觉心中贪念顿生，蓦然欲作贼。便启户出。思村中一富室，遂往，越其墙。墙虽高，一跃上下，如有翅翎。入其斋，窃取貂裘、金鼎而出。归置床头，始就枕眠。天明，携入内室。妻惊问之，生啜嚅而告，有喜色。妻骇曰：“君素刚正，何忽作贼！”生恬然不为怪，因

迷狐之有情。妻恍然悟曰：“是必酒中之狐毒也。”

好在妻子立即给他解了毒，姬生幡然醒悟，并按妻子的意见，乘夜把赃物抛进失主的围墙里。以后，他考试得第一名，主考官还要评姬生品行为优等。狐精不甘心，在官府高高的横梁上，贴了无头告示，揭姬生偷过东西的老底。姬生百思不得其解，他觉得自己没有得罪狐，为什么狐精和自己过不去？

其实，狐给姬生以钱、以酒，推其本意，也是为姬生“好”。它有几分江湖义气，愿意报恩，让“哥们”发横财；当你不“下水”时，它便贴“大字报”公布罪状，不让你当“正派人”。这便是小人般的狐精的性格。

《金陵乙》和《姬生》写出了不同性格的狐，也刻画了不同性格的人，故事写得幽默生动，寓意深刻。

属于梁上君子型的狐精除了男性，也有女性。如《胡大姑》中的淫狐，《胡四姐》中的骚狐等。凡属这类品质卑劣、偷摸淫荡之狐，作者是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和贬斥的。

第二、正人君子型

狐狸精神通广大，未卜先知。在好些篇幅中，作者尽力渲染它们超常的力量，歌颂它们高贵的品格。这类故事中的狐，几乎看不到狐狸的形态和特性，是被神化了的“狐仙”，常以忠厚长者或正直人的面目出现；作者借“狐仙”的形象，颂扬了理想中的人物。

《雨钱》写一位自称“狐仙”的白发老翁，慕名找到一位秀才交朋友。过了些日子，秀才竟无耻地要求狐仙弄一大笔钱。老翁带秀才到暗室一作法，使钱如雨下，积成几尺厚。后来，秀才回房间一看，留下的仍然只有十几个钱母，便骂老翁骗人。老翁也发怒地回答：“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便如秀才意，只合

寻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此狐非《姬生》中的狐贼；这位秀才也非姬生。秀才财迷心窍，取下了“高雅”的假面，难怪狐仙“拂衣去”，不再同此秀才交朋友。这位狐仙的特点，是会作法，让秀才空欢喜一场。通过这幕小喜剧，辛辣地讽刺了贪财的秀才。

《雨钱》中的狐，有非凡的本事，《一员官》和《潍水狐》中的狐，则着重写它们能未卜先知和有真知灼见。两篇中写的狐仙，均与官府有关联。作者通过生动的描写，不只赞颂了清官，其笔锋还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官场的腐败。

自清代以来，各官署中，常供奉“守印大仙”——狐仙，请神通广大的“大仙”守护官印，《一员官》中的狐仙似乎是守印之狐，一次和大伙说话时，它精辟地指出：“通郡官僚虽七十有二，其实可称为官者，吴同知一人而已。”原来，这位姓吴的同知官儿，从不贪污，所以狐仙说只有吴同知一人才称得上“官”。狐狸的评价何等尖锐、犀利！狐的话，似乎是打诨逗趣之言，谈笑间，有力地揭露了现实政治的黑暗，达到了一般文艺作品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

《潍水狐》写的是狐翁一家租用潍水李姓的空宅后，和四乡人广交朋友，但是，当县官请姓李的主人递信，说也要来和狐翁结识时，狐翁一口回绝。李再三询问，狐翁这么回答：这个县官前一辈子是驴子，要我同驴变的混蛋官儿坐在一起，那太可耻了。

狐翁能知前身事，这是狐仙的特点。点出县官上一辈子是驴子，更是神来之笔。蒲松龄对贪官污吏，是不惜痛加鞭挞的，《梦狼》等篇，把他们比成虎狼，刻画了他们的凶残暴戾的本质。而另一些篇幅，又暴露了他们荒淫愚笨，如《放蝶》中写的当县官的王进士，审案时，“罚令纳蝶自赎；堂上千百齐放，如风飘碎锦，王乃拍案大笑”。《郭安》附录中的县令，则把死者的妻子判给凶手做老婆，还“拍案骂曰：人家好好夫妇，直令寡耶！即以汝配之，亦令

汝妻寡守！”如此装腔作势大笑大怒的官儿，究竟是什么货色？可以断言，他们无不是驴子变的，难怪狐仙不愿同他们为伍。这样写，对当时的官府是绝妙的讽刺。作者借狐仙之口，抒发了压抑在人民心底的满腔郁愤。

在许多正直的狐仙形象中，有性格诙谐幽默的女狐（《狐谐》）；也有忠于友谊的男女狐精，如胡四相公（《胡四相公》）、封三娘（《封三娘》）、娇娜（《娇娜》）；有帮书生改文章从不露脸的狐，当书生骄傲以后便不辞而别（《郭生》）；也有见义勇为的狐仙，严惩了虐待公公的悍妇（《马介甫》）。这类狐精，正直开朗，品性高洁，具有侠义心肠，是作者极力赞美的人物。

第三、坚贞妇女型

《聊斋》中，把幻想世界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交织在一起，写到狐和人在一起活动，或写狐和鬼及人在一起活动，在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作者以酣畅的笔墨着意描写的是那些追求自由爱情的篇章，写出了许多优美感人的爱情故事，各种狐女就是动人的主角。她们对爱情大胆追求，坚贞不渝，这些狐精的品格和第二种类型一样是高尚的，但因同爱情有关，占的篇章又多，故单独加以分析。通过狐女和青年人恋爱的故事，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体现了反封建礼教的精神。

鲁迅先生评《聊斋》时说：“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中国小说史略》）种种可爱的狐女，往往在神秘的情况下出现。显示出他们是“异类”。如《青梅》中的程生，一天傍晚从野外归家，“缓其束带，觉带端沉沉，若有物堕……宛转间，有女子从衣后出，掠发微笑，丽绝。”狐女还郑重声明：“妾非鬼，狐也。”类似的狐女出场，不是“嫣然展笑”、“倾绝人寰”的姑娘，就是“媚丽欲绝”的“倾国之姝”。不论是青年主动找狐女求爱，或狐女主动追求青年，狐女无

不有情有义，其言行感人至深。

《长亭》中的石太璞，为姓翁的一家赶跑了厉鬼，救活了长亭及其家人。但长亭的父亲恩将仇报，想杀害石太璞，长亭半夜冒险报讯。后来和石成亲，几经波折，终于摆脱了父亲的束缚。而长亭及其父一家，均为狐。《鸦头》写的是一个年轻妓女，她与青年自由结合，挣脱母亲这个老鸨的枷锁，不久又被母亲和姐姐抓回残酷地囚禁。多年后，她托信给丈夫及儿子，经抢救才使她脱离了恶母的魔掌。鸦头和她的鸨母及姐姐，也均为狐。两篇故事中追求爱情的狐女，敢于反对封建家长的淫威，表现了对封建婚姻的强烈不满。狐女凤仙（见《凤仙》）坚毅忠贞而有抱负，为了促使所爱刘生有出息，她放弃个人暂时的欢乐，毅然与刘生分开，只赠给镜子一面。离别之后，刘生认真读书时看镜，便见镜中人笑盈盈，若荒废学业时照镜，镜中人则“惨然若涕”；再用功，凤仙又展笑容。两年之后，学识渊博，榜上有名，刘生瞧镜，见凤仙“喜容可掬，宛在目前”，忽然间，不但听见镜中人笑出了声，还从镜中走出到了身旁。惊人的变幻，丰富的联想，把凤仙写活了。凤仙是一位情感真挚的妇女，偏偏又有狐的性格。你看，当刘生问及凤仙父母时（亦狐类），凤仙说：“妾别后，不曾归家，伏处岩穴，聊与君分苦耳。”她孤单地在岩穴中藏身，这不是狐的特征吗？联想到在冰冷的岩洞中栖息的女郎，二年如一日为心中的人分担忧苦，是颇为不易的。虽然那种追求功名富贵的庸俗思想不足取，但从鼓励所爱者发奋进步这个角度来说，还是值得肯定的。这类狐女和人的爱情，是当时社会生活中追求自由爱情的新因素的反映，同时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虽然其中有些地方宣传迷信、美化一夫多妻制，或有一些陈腐的封建伦理说教，但总的倾向是进步的。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是正确的态度。

生活丰富多采。《聊斋》写了许多容貌和心灵俱美的狐女，也写了一些容貌不美而心灵美的狐。丑中见美，以表面丑反衬出内心的美；又以丑狐灵魂的美反衬出一表人材的男子内心的肮脏，给人以更加难忘的印象和更为深沉的触动。《丑狐》写一个穆生，见一个黑丑的自称是“狐仙”的妇女到来，他又怕又讨厌对方丑，大喊大叫；等到女狐给他许多好处，并使他由贫穷逐渐过上了好日子后，穆生便聘术士来收拾丑狐。丑狐尽收其财物离开了，穆生又成了穷光蛋。《武孝廉》中的武孝廉石某，在病危中被一个妇女救活，石“洒泣矢盟”，和妇女成为夫妇。只因妇女比石某年纪大些，石某离开后到外地当了官，又娶了新妇，和家里的妻子隔绝了音讯。妻子设法找到了石某，也不很计较个人得失，幸而新妇和她的关系还好。有一天，当她和新妇喝酒过多后，化成了狐形；石某归来，不听新妇劝阻，寻佩刀要将狐妇杀死，刚好狐妇醒来，她痛骂石某的“豺狼之心”，收回了医石某的灵药，使石某一命呜呼。

对情操高尚品格坚贞的狐女，蒲松龄倾注着一片深情。他塑造了许多优美的狐女形象，除前面举的例子外，还有娇憨爱笑的婴宁（《婴宁》），天真烂漫的小翠（《小翠》），患难中一再帮助爱人的舜华（《张鸿渐》），等等。写这类狐女，蒲松龄怀着一片欣喜之情。他在《狐梦》中写道：“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作者毫不掩饰他自豪的感情，以及对狐女的由衷赞美。

综合前面所述，《聊斋》写出的各种狐狸形象，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品德优秀的狐仙，也有本质恶劣的狐贼，还有属于“中间人物”的狐精；有的扮演着主角，是作品中的主人翁，有的是配角，只是跑跑“龙套”而已。不管是写一只狐、多只狐或几家之狐，都和人打交道，共同演出一幕幕悲喜剧。为什么作者把有的狐写

得那么好，而又把有些狐写得那么坏？他又是怎样去写的呢？这里表现了作家思想的开阔及手段的高超。写狐狸美好，往往从狐狸的天真可爱、娇小玲珑的特征作文章，又赋予高贵的品德；相反，写品质低劣的狐，也抓住骚臭方面的特点而发挥，写它们如何偷骗捣乱。作者根据主题的需要，以惊人的艺术手腕，为我们塑造了各种各样有血有肉的狐狸形象。通过对这些既有人性又有狐性的幻想形象的描绘，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

《聊斋》中的狐写得如此活灵活现，丰满生动，同作者汲取丰富的民间文学养分有关。邹弢《三借庐笔谈》载，作者作此书时，常设茶烟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关于狐的传说故事，一代一代在人民口头上广为流传，早在晋代干宝编撰的《搜神记》中，便记有一个斩狐尾的民间故事，想象十分奇特。农人把一个可疑的主妇后面跟着的婢女砍翻，竟是一截尾巴（见《狐婢》）。这个故事流传到清代，到蒲松龄笔下创作的《贾儿》，便衍化成了一个情节跌宕起伏的儿童文学作品。从《狐婢》到《贾儿》故事中写的狐，既是狐，又是栩栩如生的人，表现了幻想逻辑的特殊真实。《聊斋》写狐，实在写得好，写得奇。《文心雕龙·定势篇》指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聊斋》许多写狐的优秀之作，称得上“执正以驭奇”的典范。

感人的儿童形象

蒲松龄家境贫困，坎坷一生，近四十年在家乡为塾师。漫长的塾师生涯，使他对人民群众有比较密切的接触，从人民口头创作中吸取了丰富的养分；长期与少年儿童朝夕相处，更为他写少年儿童提供了大量生活素材。《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之广，所写的人物之多，是十分罕见的。神奇的幻想，形形色色拟人化的形象，巧妙的故事情节，使《聊斋》富于童话色彩，我们确实可以把这些作品当成出色的童话来读。而作者所塑造的各种少年儿童形象，不论是幻想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少年儿童形象，今天仍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聊斋》中所写的少年儿童，从篇幅以及少年儿童在作品中占的位置来看，是有所不同的。有的作品以少年儿童作主角，通篇着力于突出一或两个少年儿童形象，大体都以这些少年儿童的名字作篇名，如《贾儿》、《张诚》、《商三官》、《王六郎》、《珠儿》、《牧竖》等。有的作品，少年儿童虽是次要人物，但他们的活动在全篇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如《促织》中的成儿，《偷桃》中的八八儿，《老饕》中的黄发童，《红玉》中的福儿，《细柳》中的长福和长怙等。有